



漢代金飾工藝精湛

戰國至唐末期間製的金飾物，真古者甚少流落民間；商、週時代者更罕，僅能在博物館裡見到。坊間不少「偽古」皆仿至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破綻百出。

附圖的虎形金牌飾，乃屬真古，約於二千多年前西漢時代鑄造；在內蒙古東勝市出土。筆者最初在一九九三年「中國文物精華展」中看見，佇足觀賞良久，但覺其工藝精絕，形神兼備，風格獨特。

很久前在內蒙古準格爾旗文化館，曾見一件西漢金玉耳墜（一九七九年於內蒙古西澤畔出土），玉墜長六點五分，金飾長八公分，串鉤接連而成。金飾呈扁薄架雲形，正面用金絲掐成獸紋輪廓；可見那時金飾工藝比較先進進步良多，鑄藝甚精。

此外，漢代金飾多變，以富麗取代簡約。例如那時已掌握熔金為珠的技術，金粒可小如菓子，亦能焊成聯珠、花紋或魚子地紋。那時拉金成絲，幼似毫髮，用作編織成網狀或綉股；另創金絲堆疊各種鏤空圖案。那時亦吸收北方匈奴族製作金飾的獨特技巧，尤其是金冠飾與金牌方面，常見有鷹、虎、馬等動物型金牌或金飾出現，皆線條流暢，造型生動有勁，卻不失古拙之感。

燒冥鈔記

如果有誰能在電腦熱線操作谷歌的「地球鳥瞰」裝置，點擊三藩市郊外的「口耳嗎」（Colma），這個號稱地下人口比地上多十三倍的墓地之城，臨近重陽節的星期天，最是色彩絢爛。平日祇有兩種顏色——草地的綠和墓碑的白——的墓園，今天擠滿七彩鮮花、斑斕衣裳、各色車子，還有油光閃閃的烤乳豬，朱紅色墊盤映著血紅的蠟燭，更有熊熊火光。

拜祭之後，須將帶來的紙錢焚化。紙錢是唐人街買的，不知陽間的印刷商如何探知地下的通脹指數，冥鈔的氣魄越來越大，從前最大的不過一百萬、一千萬，如今，用十個指頭加腳趾頭才數得贏上面的零，面額該是十億乃至百億，向祖宗叩拜時雙手所捧的一沓，如果幣值 and 美元相同，誰的財富都可以把首富巴菲特、蓋茨比下去。

我和親人向父親的墓碑拜祭過後，打算焚化紙錢。不可亂燒，燒著草地，蔓延到邊緣的枝樹林，可是縱火罪。道路上有垃圾桶，但離墓碑好幾尺。紙錢燒在碑前，才可確定它被煙兌現的所有權。環顧四週，發現墓園設了帶輪子的爐子，可推近墓前。午間是拜祭

的高潮，不多的幾個爐子，都讓人佔用了。祇好排隊。我站在一個爐子旁邊等。這一家子人多勢眾，燒的紙錢特別多。一沓又一沓，扔進蓬蓬的火裡，錫箔般的灰和輕靈的煙旋舞起來。我站在旁邊，臉被烤著，想像他們泉下的祖先，清點鈔票的情景，為了父親很快也收到我們以火郵寄去的生活補貼而欣慰。父親進鬼門關，上黃泉路，過忘川上的奈何橋，在望鄉台邊喝了孟婆湯，完成如此這般的移民手續後，恐怕囊空如洗，不能在市集買他在鄉下時愛吃的涼粉和澆上豬油的糖糕了。但願這筆錢是及時雨。不過，得付出額外的耐心。眼前這一家人裡頭，年齡最長的男人負責燒冥鈔，功夫極為到家，用一根從遠處撿來的樹枝，鞠躬盡瘁地撥開火焰裡的紙片，務必每張燒透，他抬頭看到我不耐煩的模樣，沒口氣地聲明：「沒燒完不要走。」我連忙回答：「不急。」是的，燒透這手續，大概等於全部兌現。幸好妹妹眼尖，看到遠處一個「流動銀行」沒人用，小跑著去推來。

然後，我們一家圍著爐子，用打火機把冥鈔匯出去。火光裡，我想起父親生前，最喜歡和我在燈下談天。五年前，我陪他回老家，與弟弟一起，坐在父親對面，聊童年的趣事。我的眼淚嘩的滴在火裡翻捲著的紙錢上。我知道，這一滴渾圓的淚，會被父親看作最有價值的「零」。

美澳各洲獨來獨往，父親回答曰：「你對國內的情況不瞭解。」我一感冒，家裡更是雞飛狗跳。一連幾天，他們的衣食住行一概圍繞我轉。因為我有低熱，母親三番四次提出要我去掛水。晚上睡了，他們還要悄悄地進房來摸摸額頭，看我是否有熱度。想我在美國，再病也得上班。感冒了，頂多就是回家吃兩片泰諾，早點上床睡覺，哪有人噓寒問暖，替我緊張。他們這麼一折騰，反倒令我心安。我在外頭生病都是安安靜靜地「獨自難受」，多睡覺多喝水，過兩天也就好了。誰料這次，吃了好幾天藥，又暈乎了好一陣，才算徹底告別感冒。看來我的身體和精神都有「恃寵而嬌」的不良習慣。

我們在最親的人面前都是如此吧。在外頭「打落牙齒和血咽」，別人的冒犯不可斤斤計較，自己的發言必須字斟句酌。即使做不到每日三省吾身，也得常常磨練克己養氣的功夫。在家人面前，人前必須穿戴的鎧甲面盾都可卸下，幼稚囂張的言行暫得抒發。擁有無條件無止境的愛，才有完全放鬆的心境。有安全感，才有恃寵而嬌的資本。能恃寵而嬌是一種幸福。可惜長大了，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我讓我們身心徹底休息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在父母身邊的日子總是輕鬆愜意的，雖然這次回國不久就感冒了一次。吃得香，睡得好，無憂無慮。每日裡看看網絡小說，逛逛山水園林，愛宅就宅，想玩就玩，真是神仙一般的日子。最難得的是心閒，既不用每天掐著鐘點，從教室到辦公室到會議室地連軸轉，也不用隨時準備著非常事務橫空出世，打斷我的日常運作，更沒有同事、學生之間的矛盾齟齬需要幫助調解。就是幫著母親做點家務，整點吃食，也是一種樂趣，並不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苦差事。

回家的日子要說有什麼不足，大概就是「消磨意志」。現在不會整日想著下一小時、明天、下週還要什麼事，說話也沒有平日斟酌的考究了。吃飯時挑三揀四，對於母親精心準備的飯菜總要提出批評意見，而且說話絕不婉轉，直來直去，雖然父母並不在意，自我反省一下還是怪不好意思的。

還有，因為父母把我當小孩子對待，我的言行也在不知不覺地幼齒化。出門在外見到他們的熟人，母親總要說，「這是××阿姨（叔叔，老師，校長），快叫人」，弄得我有穿越時空，又回到四五歲的錯覺。在家有父母的朋友客人來訪，我也必被叫出書房，和他們敷衍幾句。禮貌起見，理固亦然，可是我總覺得有點彘手，細想一下，這大概是我少年時代「清奇古怪」的老脾氣

宜居國家

有一個研究單位不久前公佈一項民意調查結果——老百姓對國家發展的期待，從調查者給出的形容詞中，公眾挑出最重要的八個字是：「發展、富強、和諧、仁愛」，此四項基本共識不同於以往學者從理論或規範等角度提出的個人觀點，它是通過實證調查而得出的民意。這種挑選合乎情理，因為發展是達成美好生活的途徑和手段，富強是發展的經濟目標，和諧是發展的社會目標，仁愛則是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價值取向。

和「發展」等習慣用語不同，近日，一個原來不大起眼詞——「宜居」，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宜居意味著山清水秀，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建設」不再出現，原住民對自己居住條件的選擇會得到足夠的尊重。宜居意味著食品豐富而安全，不但數量充足，不用發什麼票證來限購，而且價格合適，不讓提菜籃子的人經常發愁。安全是最重要的，法律不能讓無良商人有空子可鑽。宜居意味著弱勢群體得到充分關注，窮人住上「公屋」不是幻想，因病致貧、因病乞討是歷史題材。不但教育公平，而且就業公平，人們不再認為「窮二代」的孩子一定會成為「窮三代」。宜居意味著富人賺了錢也心安理得，他們無論進一步投資，或者做公益，都是發自肺腑的意願。宜居地的學校，孩子們不再生活在考試和昇學的重壓之下，發揮潛能是他們的主要功課。宜居地的街道，不再是小販和城管人員爭鬥的場所，兩者都各安其分，通過服務來獲取酬勞。如今，移民公司喜歡嘮叨一句廣告詞：「移民，其實很簡單。」到了某一天，藍眼睛和黑皮膚爭著要住到中國來，那是好事還是壞事？

宜居的主體是人，我們祖先耕耘出來的這方土地，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是一個大問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公佈了，我國零至十四歲的人口是二點二億，佔百分之十六點六零；而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百分之八點八七——我們已進入一種「少子老齡化」狀態。有學者擔憂，長此以往，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乃至國家安全會出現問題。如，包括少兒人口的大量減少，削減了內需；在未富先老的情況下過快地進入老齡社會，為本不健全的社會保障帶來巨大風險；人口素質的逆淘汰，延緩了產業結構的昇級等。看來，人口政策的調整是遲早的事，關鍵是要選準時機。

宜居國家，是一個表達暢通的空間，不是某些人說話才頂用，某些人說話就沒有人聽。《人民日報》評論員提醒要重視那些「沉默的聲音」，因為道理很簡單：「發出聲音，是主張利益的基礎。有利益表達，才有相對的利益均衡，有相對的利益均衡，才有長久的社會穩定。」

熟睡

聽 iPhone 居然可以熟睡，這回真是體驗到了。對於失眠，我是深有體會的，有這毛病也不知多少年了，應該算是相當資深吧。這兩年雖然比較好，不常失眠，但間中也會。

話說自從有了 iPhone 之後，老公一天到晚把玩，每天都有新發現。那天一邊看屏幕一邊對我說：有一個程式很適合你，叫做「熟睡」。我湊過去一看，是的，確實吸引我，但是不知有效沒有？看看價錢，還挺便宜，姑且買下來吧。

真是應驗，隔天就犯失眠。翻來覆去。在床上睡不著，人開始煩躁，不好吵醒身邊的人，起身到客廳。推開窗子，躺倒沙發上。窗外是一輪明月，天晴氣清，萬裡無雲，明月當空，浮想聯翩，一點睡意也沒有。

折騰半天，又回到房間裡，這回吵醒他了。他睡眼惺忪說：不如試試 iPhone 吧？於是幫我找出「熟睡」程式，用了耳塞聽。怎麼形容呢？有種聲響——嗚嗚而鳴，還有另外一種聲音，似海浪拍著沙灘又似風吹過大沙漠的聲音。說是聽了十至十五分鐘，就能熟睡。結果呢？結果前面已經提到，真是有用！一覺睡到大天亮。起床之時，窗外陽光普照。想想，感覺非常神奇！身邊有不少常常失眠的親戚朋友，應該介紹他們也試一試。聽「熟睡」，可以有深度睡眠，比吃安眠藥好太多了，不是嗎？真是了不起！

東蓮覺苑

跑馬地洋風處處，但山光道上則有兩座以中國傳統風格設計的大型建築：東蓮覺苑和寶覺小學。東蓮覺苑由何東夫人張蓮覺興辦，她是歐亞混血兒，母親和祖母為華人。她在其著作《名山遊記》中有一段自述：「余家世信佛，逮吾祖母吾母尤篤，故余髫齡時，即知敬禮三寶，志修梵行。」可見張蓮覺受母輩影響而潛修佛法。

張蓮覺在一九三一年獲何東贈送十萬元，便將這筆錢實現自己理想：興辦女子義學和佛教道場。四年後東蓮覺苑落成，是當時市區最大規模的弘法基地。它採用那年代流行的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以西方技術建造中式外觀，室內裝飾亦中西合璧。

東蓮覺苑按照傳統佛寺佈局，中軸線上依次有山門、前殿、大雄寶殿，後方是一九五四年加建的蓮覺紀念樓，均做中國宮殿以紅牆黃瓦為色彩。山門是歇山頂，前殿以兩個重簷歇山頂交叉組成十字脊，如此設計在香港甚為罕見。大雄寶殿使用最高規格的重簷歇山頂，正脊兩端有鸞吻，中央以雙龍戲珠裝飾。

前殿中央供奉笑面仰人的彌勒佛，其背後是司職護法的韋馱菩薩。登上大雄寶殿，左鐘右鼓，正中供奉三寶佛，其背後置有觀世音、普賢和文殊菩薩，再往前走便是蓮覺紀念樓的延生堂（藥師堂）。前殿樓上還有祖先堂，牆壁懸掛了何家和張家多位先人油畫，佈置上富有溫馨家庭氣氛。

而作爲衣食父母的農民，常年躬耕，偶也口占幾句，或是縱情喊喊山歌，勞者歌其事，卻絕少讚美那些「父母官」。《詩經·國風·召南》有《羔羊》詩，有人說是讚詩（「墨悲絲染，詩讚羔羊」），並且是讚美官吏燕居（官員退朝後回到家裡閒處叫「燕居」）生活的詩，其實不然。

詩寫道：「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緜，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裘，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這裡的讚「羔羊」，意指羔羊的皮毛潔白（素），柔屈（絲）。委蛇，形容步履舒緩而搖搖擺擺。全詩的重心集中在「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四字。公，指官府。用今天的語言說，是官員吃完「公食」下班了，從衙門搖搖擺擺步行回家休息，一副養尊處優的樣子。他穿著潔白柔軟的羔皮休閒衣，步履那樣舒緩閒適……全詩祇是點到為止，沒有一個批評的字眼兒，是讚還是諷，諸公自己去琢磨。

而認爲此詩是讚詩的，無非是說，在古代，官府既是「政府」機構，也是「公檢法」職能部門，什麼都得管。「縣老槐根出，官清馬骨高」，清廉窮困的官員較多，也比現在辛苦。那時候，民風淳樸，官員崇尚道德，詩中讚美官員的業餘生活，也不是不可能的。並引據孔子《論語·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衣冠整潔；夭夭，行動遲緩、斯文舒和的樣子，讚羔羊，實際上是稱讚這些士大夫像「打工者」下班回到家裡，悠閒舒和。

究竟是什麼意思？不妨看看《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委蛇委蛇，退食何！

舊小說中寫到小人輩，常把他們叫做「王仁」、「王義」，諧音忘仁忘義。甚至國罵「王八蛋」據說也還是玩的諧音遊戲。古人把爲人的八項重要德行稱爲八端，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把這八端都給擱到一邊的人，還能算人嗎？就被罵成「忘八端」，後來就發展成了「王八蛋」。真是王姓的不幸。

我們再看看那些與諧音無關而無端涉及王姓的怪話吧。「王大娘的裏腳布又臭又長」用來形容某人言語無味又話多。確實非常傳神。但是爲什麼要專門指出是王大娘的裏腳布呢？難道趙大娘、錢大娘、孫大娘的裏腳布都又漂亮又香噴噴？賣瓜讚瓜甜，應該是正道。而「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則成了貶義。可是，你聽到過老李、老週、老吳賣瓜時都吃自己的瓜不甜不香嗎？

此外還有說某人偷了鄰居家的東西後，爲了表白，竟然留下條子聲明：對門王小二沒有偷。這樣的胡說你能相信嗎？可恨的是又扯上姓王的。最叫我不服氣的是，提到諸人用「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來概括。張三、李四倒也罷了，怎麼到了王二身上就成了麻子？我絕對不相信，我們王家屬中的麻子比率高過其他姓氏的家屬。是此之故，我很久以前寫雜文的時候，曾經用過一個筆名——王二不麻。

煉獄中的繆斯

作家劉克定的《張資平論稿》，去年爲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收藏。今年他的《黃藥眠評傳》增訂版又問世，由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並收到他寄來的樣書。我曾爲張資平一書撰一隨筆，現再記下幾點筆公評傳讀後感言。

黃藥眠（一九〇三——一九八七），廣東梅州人。青年時代追求民主與科學，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在上海參加過創造社，出版詩集《黃花崗上》。曾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東方部翻譯工作，回國後任過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蹲過國民黨監獄。抗戰時期，在桂林與范長江等組織國際新聞社。出版長詩《桂林底撤退》。一九四九年由港到京，出席全國文代會，後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爲右派分子，從此開始了二十年的冰凍時期。一九七八年後解凍，恢復教學。算起來，我們應是同時代人，藥公在北京任教時，我在上海從事新聞工作，關於他的遭遇，不能說不知，所以翻閱此書時，既有隔世之感，又有恍如昨日之慨。

苦難、憤怒出詩人。但有一個前提，就是人與詩都必須同時代、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相結合。中國第一位偉大詩人屈原，他的不朽詩篇的精華，就是對昏聩楚王不納忠言，導致楚國滅亡的憂慮。被判終身放逐的但丁，在《神曲》裡大膽譴責了教皇和僧侶的貪婪專橫。泰戈爾詩篇的優美內核，就是在殖民主義者統治下的印度人民對美好生活、事物的嚮往。一向崇拜泰戈爾的黃藥眠深得其中要義。他謳歌因反對封建專制而拋頭灑血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他鞭撻日寇侵略，藝術地再現桂林人民大撤退的慘烈、悲壯，使讀者撕心裂肺，從而激發國人的抗戰熱情。有人把他長達萬行的《桂林底撤退》與荷馬的史詩相提並論。

黃藥眠的一生，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苦難歷程的縮影。他從青年時代起就痛恨封建的、軍閥的專制統治，追求人民的民主、自由、尊嚴、幸福。他愛他的母親，以及整個勞苦大眾。他的詩篇，他代表民盟提出的對高校領導的意見，他晚年的美學思想，就是他一生命燃軌跡的一以貫之的鑿證。

追求——挫折——毀滅——餘燼。這就是黃藥眠及他同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悲劇的四部曲。他們像歌德詩中的浮士德博士一樣，在魔鬼的引誘下，以自己的靈魂換得它的幫助，經歷了愛慾、歡樂、痛苦、神遊之後，於生命的最後時刻，在與磨難、自然的鬥爭中，終於領悟了人生的目的應當是爲生活和自由而戰鬥。

全書考證翔實，對桂林撤退、抗戰七戰七捷、敵後鬥爭、以及抗戰文學、孤島文學、淪陷區文學，均有涉筆。對共產國際內部情況、中國共運內部情況，王明、關秋白、李立三、劉少奇、蕭三、鄧中夏、魯迅等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亦有詳盡的揭示，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黃藥眠與朱光潛的美學論爭，與胡風的思想交鋒，以及胡風在東江縱隊護送下赴京參加文代會，一路所見所聞，均有生動的記載。尤其對客家風俗、客家人的愛國精神，有細緻的描述和中肯評價。是一部內容翔實、客觀公正的評傳。對研究中共歷史、中國社會發展史、抗戰文化史、客家文化史，無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發作的徵兆。不過，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愛有時也讓我受寵若驚。我出趟差，他們查火車時刻表，看天氣預報，叮囑我一定要打電話，操心不已。我提出自己曾在歐亞

我們在最親的人面前都是如此吧。在外頭「打落牙齒和血咽」，別人的冒犯不可斤斤計較，自己的發言必須字斟句酌。即使做不到每日三省吾身，也得常常磨練克己養氣的功夫。在家人面前，人前必須穿戴的鎧甲面盾都可卸下，幼稚囂張的言行暫得抒發。擁有無條件無止境的愛，才有完全放鬆的心境。有安全感，才有恃寵而嬌的資本。能恃寵而嬌是一種幸福。可惜長大了，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我讓我們身心徹底休息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相鼠有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殛死！這是很尖銳的刺腐詩。批評了無所作為，無功受祿，貪得無厭，不講道德的人，怎麼不早點死掉！還等什麼！

在魏風的《伐檀》裡，詩人提出詰問：「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意即你這個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卻擁有大量財富的大夫，難道不是白吃白喝！這說明，「衣食父母」的詩裡，是有嚴厲的批判態度的。

《羔羊》反映出，那時已經有了「公膳」制度。大夫退朝，按常規要用公膳，吃飽喝足由公門出來，讓詩作者所目擊，所以指其是「退食自公」。孔子定詩三百篇時，是把這篇安排在《風》部，而不是安排在《雅》、《頌》，說明是勞者之歌，作者應是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知識分子。對那些大官人養尊處優，衣著考究，退食委蛇，優哉游哉的精神狀態，目笑之存，在著筆上很巧妙，把羔羊讚美一通。不盡之意，都在言外。

今人蔣立甫稱：「《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杜預注：「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這與當時民衆的生活水準相對照，無疑天壤地別。《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闡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會，在豐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雙雞」，何等奢侈！詩人雖然沒有明言「食」是什麼，以春秋襄公時代的公膳例之，大約相差無幾。」可見「八小時」之外，「委蛇委蛇」，並不是真的回家吃自家的炒豆腐青菜。在《論語·八佾》第三篇裡，記載了季氏「八佾舞於庭」的事。季氏是魯國正卿季孫氏，是個官爵。所謂八佾，是歌舞行列。古時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按當時《週禮》規定，祇有週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爲六佾，卿大夫爲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祇能用四佾。而他卻養了六、七十人的歌舞班子，供自己享樂，大大超過了待遇的標準，是一種僭越行為。對季孫氏的腐敗行爲，孔子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樣的事能容忍的話，還有什麼事不可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恃寵而嬌

恃寵而嬌。不過，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愛有時也讓我受寵若驚。我出趟差，他們查火車時刻表，看天氣預報，叮囑我一定要打電話，操心不已。我提出自己曾在歐亞

我們在最親的人面前都是如此吧。在外頭「打落牙齒和血咽」，別人的冒犯不可斤斤計較，自己的發言必須字斟句酌。即使做不到每日三省吾身，也得常常磨練克己養氣的功夫。在家人面前，人前必須穿戴的鎧甲面盾都可卸下，幼稚囂張的言行暫得抒發。擁有無條件無止境的愛，才有完全放鬆的心境。有安全感，才有恃寵而嬌的資本。能恃寵而嬌是一種幸福。可惜長大了，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我讓我們身心徹底休息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相鼠有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殛死！這是很尖銳的刺腐詩。批評了無所作為，無功受祿，貪得無厭，不講道德的人，怎麼不早點死掉！還等什麼！

在魏風的《伐檀》裡，詩人提出詰問：「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意即你這個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卻擁有大量財富的大夫，難道不是白吃白喝！這說明，「衣食父母」的詩裡，是有嚴厲的批判態度的。

《羔羊》反映出，那時已經有了「公膳」制度。大夫退朝，按常規要用公膳，吃飽喝足由公門出來，讓詩作者所目擊，所以指其是「退食自公」。孔子定詩三百篇時，是把這篇安排在《風》部，而不是安排在《雅》、《頌》，說明是勞者之歌，作者應是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知識分子。對那些大官人養尊處優，衣著考究，退食委蛇，優哉游哉的精神狀態，目笑之存，在著筆上很巧妙，把羔羊讚美一通。不盡之意，都在言外。

今人蔣立甫稱：「《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杜預注：「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這與當時民衆的生活水準相對照，無疑天壤地別。《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闡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會，在豐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雙雞」，何等奢侈！詩人雖然沒有明言「食」是什麼，以春秋襄公時代的公膳例之，大約相差無幾。」可見「八小時」之外，「委蛇委蛇」，並不是真的回家吃自家的炒豆腐青菜。在《論語·八佾》第三篇裡，記載了季氏「八佾舞於庭」的事。季氏是魯國正卿季孫氏，是個官爵。所謂八佾，是歌舞行列。古時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按當時《週禮》規定，祇有週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爲六佾，卿大夫爲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祇能用四佾。而他卻養了六、七十人的歌舞班子，供自己享樂，大大超過了待遇的標準，是一種僭越行為。對季孫氏的腐敗行爲，孔子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樣的事能容忍的話，還有什麼事不可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東蓮覺苑是市區規模宏大的佛教道場



東蓮覺苑是市區規模宏大的佛教道場

「衣食父母」的詩

古詩中，把老百姓當衣食父母，以農耕爲懷的，不一而足。白居易《觀刈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韋應物《寄李儋元錫》（「自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陶淵明《移居》（「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而作爲衣食父母的農民，常年躬耕，偶也口占幾句，或是縱情喊喊山歌，勞者歌其事，卻絕少讚美那些「父母官」。《詩經·國風·召南》有《羔羊》詩，有人說是讚詩（「墨悲絲染，詩讚羔羊」），並且是讚美官吏燕居（官員退朝後回到家裡閒處叫「燕居」）生活的詩，其實不然。

詩寫道：「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緜，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裘，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這裡的讚「羔羊」，意指羔羊的皮毛潔白（素），柔屈（絲）。委蛇，形容步履舒緩而搖搖擺擺。全詩的重心集中在「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四字。公，指官府。用今天的語言說，是官員吃完「公食」下班了，從衙門搖搖擺擺步行回家休息，一副養尊處優的樣子。他穿著潔白柔軟的羔皮休閒衣，步履那樣舒緩閒適……全詩祇是點到為止，沒有一個批評的字眼兒，是讚還是諷，諸公自己去琢磨。

而認爲此詩是讚詩的，無非是說，在古代，官府既是「政府」機構，也是「公檢法」職能部門，什麼都得管。「縣老槐根出，官清馬骨高」，清廉窮困的官員較多，也比現在辛苦。那時候，民風淳樸，官員崇尚道德，詩中讚美官員的業餘生活，也不是不可能的。並引據孔子《論語·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衣冠整潔；夭夭，行動遲緩、斯文舒和的樣子，讚羔羊，實際上是稱讚這些士大夫像「打工者」下班回到家裡，悠閒舒和。

究竟是什麼意思？不妨看看《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委蛇委蛇，退食何！

舊小說中寫到小人輩，常把他們叫做「王仁」、「王義」，諧音忘仁忘義。甚至國罵「王八蛋」據說也還是玩的諧音遊戲。古人把爲人的八項重要德行稱爲八端，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把這八端都給擱到一邊的人，還能算人嗎？就被罵成「忘八端」，後來就發展成了「王八蛋」。真是王姓的不幸。

我們再看看那些與諧音無關而無端涉及王姓的怪話吧。「王大娘的裏腳布又臭又長」用來形容某人言語無味又話多。確實非常傳神。但是爲什麼要專門指出是王大娘的裏腳布呢？難道趙大娘、錢大娘、孫大娘的裏腳布都又漂亮又香噴噴？賣瓜讚瓜甜，應該是正道。而「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則成了貶義。可是，你聽到過老李、老週、老吳賣瓜時都吃自己的瓜不甜不香嗎？

此外還有說某人偷了鄰居家的東西後，爲了表白，竟然留下條子聲明：對門王小二沒有偷。這樣的胡說你能相信嗎？可恨的是又扯上姓王的。最叫我不服氣的是，提到諸人用「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來概括。張三、李四倒也罷了，怎麼到了王二身上就成了麻子？我絕對不相信，我們王家屬中的麻子比率高過其他姓氏的家屬。是此之故，我很久以前寫雜文的時候，曾經用過一個筆名——王二不麻。

姓氏的偏見